

新刻全像水滸傳卷之一

# 卷十一

書名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撰者 元 施耐菴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編號 D868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全像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崇禎中富沙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宇瀆...中原...  
 此...  
 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  
 字文不息朱李石劉郭梁唐曹漢周都來十五  
 環夾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表  
 雄勇猛智量寬宏一條桿棒打  
 九朝皇帝班頭定四百年



紛紛五代亂離間  
 草木百年新雨露  
 尋常巷陌陳羅綺  
 人樂太平無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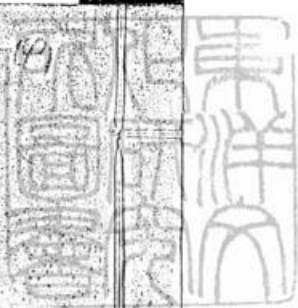
一日雲開復見天  
 車書萬里舊江山  
 幾處樓臺表管絃  
 鶯花無限日高眠

謂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浩然配平寒蒼冥可託六尺孤  
 龍寄百里命閑閱水滸全傳論天罡地殺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  
 心當報國忠義實堪欽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富沙 劉興我 梓行



123009-14



自四十七

至六十

水滸傳

四

双紅堂  
小說  
122(4)

宋江吳用相迎雷橫



新刻全像水滸志傳卷之十一

第四十七回 雷橫柳打白秀英 朱仝誤失小衙內

英雄豪傑起多方 龍虎山中走衆殃 魁罡飛入山東界

挺匕黃金架海梁 幼讀經書明禮義 長為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財雨 歲七朝陽集鳳皇 運蹇財華遭送配

如龍失水困泥岡 曾將玄女天書受 度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率衆臨曹市 雪恨兵兵破祝庄 談笑西睡屯介官

等閑東府列刀鎗 兩贏童貫排天陣 三敗高俅在水鄉

施功紫塞遼兵退 報國清溪方臘亡 行道合天呼保義

高名留得万年揚

却說宋江听了大喜與軍師吳用下山迎接見是雷橫便拜曰自別尊

顏常瞻雲樹之思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答曰小弟蒙知縣差往東

昌府公幹回經路口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朱兄堅意留任

宋江曰天賜壽會請到大寨與衆頭領相見了置酒款待晁蓋動問朱仝消息雷橫曰今朱

仝已奉做本縣當牢前級宋江說雷橫入夥雷橫曰奈有老母年高待母終後却來相投遂



科3009

宋江請吳用議職事



拜辭下山，衆頭領相贈金銀送至路口，拜辭而去。晁蓋、宋江回到大寨，請軍師定議職事。次日，公頭領听令，宋江曰：孫新、顧大嫂夫婦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迁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西南北四座酒店，招接好漢入夥。一丈青、王矮虎、山後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潤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鮮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廷冏、方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氏三雄守把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孫敬掌管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造梁山泊城垣，侯健監製衣袍，鐵甲、朱富、宋清提調筵席，楊林、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書信公文，裴宣掌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各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筵席慶賞，不題。却說雷橫離了梁山泊，回到鄆城縣，回了公文出來，只見李小二叫曰：都頭几時回？雷橫曰：昨日回家。李小二叫曰：都頭今日東京所來到有一婦人，叫做白秀英，在拘欄說唱諸般呂調，多有人看。雷橫听了，徑到拘欄來，在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做笑，樂院李老兒上來開場曰：老漢乃東京人氏，白玉喬便是。如今年迈，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鏗聲响，白秀英上戲臺曰：今日

知縣責打雷橫柳號



秀英招牌上明寫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樣範喚做豫章城，双漸趕蘇卿，說了又唱，唱了又說，衆人喝采不絕。雷橫看那婦人果然生得色貌俱全，那白秀英正唱到後頭，白玉喬喝曰：雖无買馬傳金，要動聰明鑑事人。我們且下臺來。白秀英拿起盤子，指曰：手到尊前，休教空過。秀英道罷，托過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摸時，不想錢无一文，便曰：今日沒有帶來，明日再來。雷橫還秀英笑曰：官人坐當其位，先出標首。雷橫面皮通紅，便曰：我一時忘懷帶來，非是我捨不得。秀英曰：官人既來听唱，怎不帶錢來？白玉喬叫曰：我兒，你自沒眼，不看見是城裡人村裡人，只管問他討什麼？且過去自問曉事。恩官，告个標首。雷橫曰：我怎麼不是曉事的？白玉喬曰：你曉得子弟門庭，狗頭上妝角。雷橫大怒，罵曰：這狂奴，怎敢辱我？我便跳上戲臺，揪住白玉喬，打得唇綻齒落，衆人勸解。雷橫回去，原來這白秀英却和新任知縣舊在東京來往，因此來鄆城縣開拘欄，那娼妓見雷橫打得父親傷重，逕到知縣衙內，告雷橫毆傷父親，大開拘欄，意在欺騙。知縣听了，大怒，便令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証見，怎當那娼妓守定衙門，撒嬌撒癩，立弄差人把雷橫押到官所，知府責打取招。柳號示衆，秀英又對知縣說，把雷橫令在拘欄門

雷橫打白秀英



待雷橫之母來牢送飯哭告朱仝與他看顧孩兒朱仝曰老娘放心今後飯食不必送來小人管待倘有方便處即行救放婆也拜謝去了朱仝尋思沒救他處自央人去知縣邊說與

首這禁子人禁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依秀英走出茶坊裡坐下叫禁子你和他有真尾放他我自少時對知縣告明將你問个賣放情由禁子忙曰娘子不必去告我自柳他去便了只得來對雷橫說兄長沒奈何且胡乱柳你在婦人門首一

日那雷橫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恁地便罵禁子曰你眾人都與我兒子在衙門出入的人誰保得全无事禁子曰老娘我們却也要容情爭奈原告不容婆曰那見原告自監号令的道理這个賊賤人倚着官勢我且解了索子看他怎的白秀英在茶房裡听得走將過來罵曰你這老婢說什麼那婆也便指罵曰你這千人騎的潑賤怎敢罵我白秀英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向那婆也打面掌那婆也却待掙扎被白秀英拳亂打這雷橫是个孝心的人見母親吃打一时怒起扯起柳來望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去打得秀英腦漿迸流眼珠突出眾見打死白秀英押雷橫來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吏并仵作來檢明尸傷斷責成招監下放娘回家當年前級却是美髯公朱仝排些酒食款

公人解朱仝見知府



節知縣雖愛朱仝只恨雷橫打死他表子要斷雷橫償命解上濟州擬罪即令朱仝押送朱仝引眾人監押雷橫上路行了十數里見个酒店朱仝賺眾人都到店裡吃酒遂帶雷橫去僻靜處開柳放了雷橫分付曰賢弟快去家中帶老母投梁山泊去安身雷橫曰小弟走了累你何當朱仝曰知縣把文案做死了解到州裡定要你償命我因此放你况我无父母望念家私尽可陪償雷橫拜謝從後門奔回家裡收拾包裹引老母星夜投梁山泊去朱仝便對眾人曰雷橫走了眾人曰我們去他家裡捉朱仝故意遲延半晌引眾人來縣裡出首朱仝告曰雷橫走了小人情愿甘愿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他白玉喬要赴上司處告知縣只得把所犯情由申解濟州去朱仝使人去州裡上下使錢知府便當所審問明白將朱仝打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帶上行柳两个防送公人領了公文押送朱仝上路

除去行柳與了回文两个公人自回朱仝自此只在府中伺候呼喚知府坐堂喚朱仝上廳問曰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刺配朱仝稟曰小人怎敢故放一時誤被他走了正問之間

朱仝抱衙內看河燈



風後轉出小衙內年方七歲是知府親子一見了朱仝走過來就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衙內將手扯住朱仝長髯曰我只要這鬍子抱我去要不肯放手朱仝曰小人抱衙內去府前耍一會來知府依從朱仝抱小衙內出府前買糖果與他吃抱入府裡來知府問衙內曰我兒去那裡來小衙內曰這鬍子抱我去街上買糖和菓子與我吃知府賞了朱仝便曰早晚衙內要你抱時你可抱他去耍朱仝曰恩相台首不敢有違自此每日來抱小衙內上街開耍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年例各境點放河燈當日天晚後堂侍婢叫朱仝曰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叫你抱他去朱仝抱小衙內出府前至地藏寺轉到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扒在欄杆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扯朱仝袖子曰哥朱仝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大驚曰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裡我去討糖果來的吃小衙內曰快來朱仝轉身問雷橫曰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拜曰自得哥七救了性命和老母上梁山泊投宋公明入夥公明想哥七舊日放他之恩令我同吳軍師來相探朱仝曰吳先生見在何處言未畢背後轉出吳軍師來相見七畢朱仝曰先生別來无恙吳用曰山寨眾頭領再三拜意教吳用和雷都頭相請

吳用雷橫相邀朱仝



足下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今夜絕得見望仁兄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心朱仝曰先生此言休提我因義氣放他上山又為雷橫刺配在此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為良民如何肯做這等之事雷橫曰哥三在此只是為人之下晁宋二公仰望哥七久矣朱仝曰你今到來陷我于不義吳用曰既然兄長不肯去時我們告退朱仝曰煩二位上復眾位抽身回來不見小衙內大驚只是叫苦雷橫曰哥七休要煩惱這是我帶來伴當所得哥七不肯去因此抱去我們一處去尋朱仝曰兄弟不是要的道小衙內是知府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橫曰哥七跟我來朱仝只得隨去三個離了地藏寺出城外來朱仝便問你伴當是誰雷橫曰叫做黑旋風李逵朱仝驚曰莫不是江州殺人李逵麼吳用曰便是朱仝跌脚叫苦忙走二十里只見李逵前面叫曰我在這裡朱仝近前問曰小衙內放在那里李逵曰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放在林子內你自去看朱仝乘月搶入林中尋時只見衙內死地上朱仝大怒奔出林來只見李逵挺双斧曰和你

你問二三十合朱仝性起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朱仝見天色漸明看見李逵走入庄子裡去便曰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怎肯干休直趕入庄院裡見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暗

想必是个官宦之家高声叫曰庄裡有人麽只見裡面走出一人來那人是誰正是

紫代金枝玉葉 先朝鳳子龍孫 丹書鉄券護家門 万里招賢名振 待客一團和

氣 延賓蒲面陽春 能文會武孟嘗君 小旋風聰明柴進

### 朱全趕李逵遇柴進



朱全見那人丰資秀麗忙施礼曰小人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因和知府小衙內看放河燈被李逵殺了衙內走在貴庄內望捉出來送官柴進曰既是美髯公請坐某乃小旋風柴進朱全曰小入久聞大名未得拜識連忙下拜柴進扶入後堂請坐朱全曰李逵如何入庄躲避柴進曰平生好結江湖好漢為是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勅賜丹書鉄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聞有个愛友和足下交厚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令吳荅究雷橫黑旋風礼請足下不從故意教李逵殺死小衙內先絕足下歸路便叫吳先生雷兄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出來望着朱全便拜曰望乞仁兄恕罪朱全曰雖是你們兄弟好情意只是忒毒害我柴進乃勸朱全曰我去則去教李逵見我一面便罷柴進曰李大哥快出陪話李逵出來施礼曰休怪朱全見了大怒便要相併柴進吳用勸住朱全曰若要我上山只依我一件事吳

### 晁蓋宋江迎朱全



用曰便是十件也要從命畢竟朱全說出那一件事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李逵拳打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朱全曰若要我上山殺了李逵出這口氣便罷李逵大怒曰奉晁宋二位哥將令不怕你朱全發怒又要和李逵厮併三个又劝住柴進暗地曰我有道理且畱下李大哥哥在我這里你們三个自上山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柴進置酒相待三个臨晚各自兩別吳用分付李逵曰你且小心在此几日切不可胡乱惹事守他性定却來取你就請柴大官人入夥三个上馬投梁山泊來到朱貴酒店使人上山報知晁蓋宋江引大小頭目直到金沙灘迎接朱全到聚義所上敘說旧情宋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安排酒筵慶賀不題且說知府不見朱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路去尋次日人報殺死在林子裡知府大怒親自到林子看了痛哭不已備棺收斂回府隨即押了公文發各處捕捉朱全却說李逵在柴進庄上住了一月忽見一人賣書急入庄來柴進接書看了大驚李逵問曰有甚緊事柴進曰我叔柴皇城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妻舅殷天錫要占花園氣病在床急書喚我親去看他李逵曰我眼大官人同去如何柴進曰最

柴進入卧房見皇城



好遂教收拾行李帶几个庄客望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耳房听候柴進自入卧房看視叔上柴皇城放声大哭燼上來劝柴進曰大官人鞍馬勞頓且省煩惱柴進收淚施礼罷便問緣由燼上訴曰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太尉高俅叔伯兄弟帶妻舅殷天錫來人都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倚仗姐夫叔勢在此橫行他見我花園弟宅帶將二三十人迤入宅後看了就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你叔上說我家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鉄券誰人敢占我住宅那厮不容分訴反被歐打因此受气一卧不起今得貧侄來家做个主張柴進曰尊燼放心調治叔上小侄和他理會出來和李逵說知備細李逵听了大怒曰這厮好沒道理教他吃我几板斧便了柴進曰李大哥且息怒他雖倚仗官勢我家有護持圣旨條例李逵曰條例條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那厮再來只顧乱打柴進止之曰這是禁城之中比不得你山寨上李逵曰江州无為軍偏我不會殺人正說之間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叔上柴進入到卧榻前皇城流涕與柴進曰賢侄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為殷天錫氣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資御書往京師告狀與我報冤九泉之下死亦瞑目言罷而死柴進痛哭備辦棺槨掛孝

李逵打殷天錫



李逵星夜教人去取丹書至第三日殷天錫騎疋馬引二十人手執彈弓遊翫帶五七分酒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裡西管家的出來說話柴進听得穿着孝服忙來答應那殷天錫問曰你是他家行麼人柴進曰小可是柴皇城親侄柴進殷天錫曰我前日分付教他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柴進曰前日家叔卧病不敢移動夜來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曰放屁我再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出去先把你這厮枷号起柴進便曰直閣休恁這等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非比井閑况有太祖皇帝丹書鉄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曰你将鉄券出來我看柴進曰見在家裡已使人去取了

殷天錫喝曰胡說左右典我着寔打這厮那三十人却待俱要動手李逵已在門縫裡看見心中大怒便抽開房門大吼一声早把殷天錫揪番下馬來乱打一會那眾人看見打得兇都走了李逵提起拳頭脚尖把殷天錫一頓打死在地下柴進便叫李逵快走梁山泊去李逵曰我走了連累你柴進曰我自丹書鉄券護身沒事李逵取了双斧出後門投梁山泊走了不多時二百餘人各執刀鎗棍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出來曰我同你府裡去分訴眾人却入家裡挺行兇黑大漢不見了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跪下知府喝曰你

金象水許志傳



高廉大怒嚼柴進



怎敢打死我殷天錫柴進唱曰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太祖賜有丹書鐵券在家是叔上  
 柴皇城病重因來看視不幸身故殷直閣却帶三十人到家要趕逐出屋不容分說喝令眾  
 人把我歐打被庄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逃走高廉曰他是个庄  
 客不是你喝令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放他走了却來瞞昧官府喝教獄  
 卒打一百棍柴進叫曰庄客李大救主悞打死人非干我事故放着太祖  
 皇帝御書如何便下刑法高廉曰御書在那里柴進曰已使人去取來  
 高廉大怒唱曰這厮只是抗拒官府喝教左右打得柴進皮開肉綻鮮  
 血迸流招做使令李大打死殷天錫教取囚枷釘了監下大牢裡殷夫  
 人要典兄弟報仇教丈夫抄扎柴皇城家私監禁人口占住房屋却說  
 李逵連夜逃回梁山泊那朱全一見李逵大怒李逵睡眼叫曰我不怕  
 你宋江劝住叫李逵且看我面與他復个礼李逵只得撒下斧拜了朱  
 全兩拜朱全方纔消氣李逵說柴大官打死殷天錫緣由說了一篇宋  
 江听罷驚曰你自走回連累柴大官官司受刑吳用曰替戴宗回來便  
 知分曉言未畢只見戴宗回報曰小弟去到柴大官庄上听見人說殷天錫被黑大漢打死  
 見今負累柴大官陷在牢裡性命難保宋江曰柴大官今日有难如何不救吳用曰高唐州

吳用調兵打高唐州



軍多粮足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荣秦明李俊吕方郭盛孫立歐鵬鄧飛馬麟白勝十二位  
 頭領領馬步軍五千做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  
 楊雄石秀十位頭領領馬步軍三千策應當日眾頭領下山望高唐  
 州進發前軍已到高唐州扎下營寨高廉听知傳下号令整点軍馬出  
 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護身軍士号飛天神兵都是選來的精壯怎  
 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 腦後撒一把烟云 身掛葫芦 背上藏千條火焰  
 黃抹額齊分八卦 豹皮棍尺按四方 熟銅面具似金妝 鑲鉄  
 滾刀如掃帚 掩心鎧甲 前後堅两片青銅 照眼旌旗 左右  
 列千層黑霧 疑是天蓬商紫府 正如月孛下雲衢

高廉引三百神兵出到城外排成陣勢林冲執蛇矛躍馬出陣高廉出  
 馬罵曰不知死的草賊怎敢犯我城池林冲喝曰你這害民的强盜我  
 特拿你碎尸万斷高廉大怒問曰誰人出馬統制官于直拍馬出陣兩  
 个戰不到五合被林冲刺于馬下統制温文宝挺鎗出陣秦明來迎两个約開十合秦明手  
 起棍落把文宝打死馬下高廉見折三將掣出宝劍來口中念詞喝声只見隊中捲起一道

高廉妖法敗宋江兵



黑氣怪風大作飛沙走石林冲花榮等對面不能相見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三百神兵殺將出來林冲人馬大敗退五十里下寨高廉大勝收兵入城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且說前事宋江大驚吳用曰此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吳用打開天書看有迴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次日引人馬殺奔城下來高廉出城列成陣勢宋江出陣見高廉出陣掛着聚獸銅牌牽着寶劍宋江指高廉罵曰昨日我軍未到兄弟悞折一陣今日決不饒你高廉喝曰你這夥反賊免污我刀把劍一揮口中念詞喝聲黑氣捲起怪風大作宋江見了念動咒語左手捏訣右手把劍一指喝聲那風倒回高廉陣中去宋江却驅人馬殺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捲起一陣黃沙走出一群猛獸毒蛇直冲過來宋江典眾頭領不能相顧奪路而走人馬大敗高廉得勝回城宋江來到土坡下寨典吳用商議曰今番連折兩陣這廝今夜必來劫寨我等去日寨畔扎傳令只留楊林白勝守寨其餘人馬退去旧寨屯住且說楊林白勝引眾埋伏草坡內等到三更時分風雷大作楊林白勝伏在草裡看時只見高廉引三百神兵殺入寨內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吶喊亂放弩箭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臂眾軍冒雨趕

宋江差人尋公孫勝



殺高廉大敗逃走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草坡前棚番射死捉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江寨內俱說雷雨之爭宋江大驚楊林說高廉被我射了一箭走回城中宋江分付楊林白勝將捉來神兵斬了分付眾頭領下了七八个小寨隄備使人回山寨取軍馬高廉中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把城池待箭鏑平復然後出兵宋江見攻城不克心中憂悶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堪嘆人心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且還歸北舍家 无义取錢湯濟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狡猾為生計 恰似朝雲與暮霞

吳用對宋江曰要破此妖法除非尋取公孫勝來方可破得宋江曰不知那裏尋得見吳用曰公孫勝是个清高的人必然在名山居住今可令戴宗前去遠處州管下名山仙境不愁不見宋江隨請戴宗商議戴宗曰小可願往同一个伴去方好李逵便曰我與哥同去走一遭戴宗曰你跟我去須要吃素听我言語李逵曰都依你便了當日戴宗李逵藏了兵器拴縛包裹投蘄州來行不到五十里李逵立住脚曰哥且買碗酒吃也好戴宗曰你跟我作神行法

李逵背戴宗吃酒肉



只吃素酒李逵曰吃些酒肉也无妨天色昏黑尋个客店沽一角酒來吃李逵托一碗素飯一碗素菜來房裡與戴宗吃戴宗曰你如何不吃飯李逵曰我且不要吃飯戴宗尋思曰必然瞞我他背地吃葷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自吃戴宗也不說破他自去睡了李逵吃了酒肉來房裡睡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做飯筭還店錢商店行了三里戴宗曰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趕程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个甲馬縛在李逵腿上分付曰你前面酒食店尋我便念咒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拽開脚步如駕雲一般去了戴宗笑曰且着他忍一日飢自拴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知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听耳边風雨之聲脚底下如云催霧趨李逵几回要往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吃看走到走紅日平西又飢又渴戴宗趕來叫曰李大哥怎的不買些点心吃李逵曰哥我餓死我也戴宗懷裡摸出餅來分與李逵充飢李逵曰哥我饒我住一住戴宗曰我這法第一不可吃牛肉直要走十万里方纔得住李逵曰我昨夜不合脯哥真个偷錢買些牛肉吃了正是怎麼好戴宗曰怪得今日連我的腿也收不住只得去天尽头處走一遭去三五年回得來李逵听罷叫起苦來戴宗笑

戴宗李逵投店安歇



曰你依我不要吃葷罷得這法住李逵曰今后再吃時嘴上生疔瘡再不敢吃戴宗曰既恁地且饒你一遍退后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却似釘住一般兩脚立

定地下那移不動戴宗曰我先去你且慢來李逵只待移脚那里移得動大叫曰又是苦也哥救我一救戴宗笑曰今番依我說麼李逵曰你是我親爺再不敢違你言語戴宗便把手挽了李逵喝聲起两个輕上的移走去了二人到店投宿戴宗解下腿上甲馬燒化紙錢便問李逵曰今番如何李逵曰這兩腿方纔是我的了當晚二人叫店主安排素酒飯吃了安歇次日两个又上路行不到三里戴宗取出甲馬曰兄弟我今日與你只縛两个却慢行些李逵曰我不縛了戴宗曰你若不依我教你釘住在這裡等我到蘄州尋見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忙叫曰我依我依戴宗與李逵只縛两个甲馬作起神行法與李逵一全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止便止李逵從此不敢有違來到蘄州城外投歇次日入城戴宗扮作主人李逵扮作僕者遠城尋了一日並無

公孫勝二人回店次日城外近村尋覓問过数十处並没人曉得當日晌午两个入麵店買熱麪吃只見裡面坐滿戴宗見个老丈與他施礼两个对面坐了叫討麪來等了半日不見

戴宗李逵店遇老人



一清道人在那里樵夫指曰只過這个山嘴門外有條石橋便是二人來到橋邊見个村姑從籃裏菓子出來戴宗出來問曰娘子一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曰在屋后煉丹戴宗心中

麵來李逵只見托麵裡頭夫心中焦燥又見托一碗熱麵放在对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便吃李逵性起罵曰老爺弄了半日把那桌子一拍濺那老人一臉熱汗那麵都濺番

李逵公孫勝老母



喜分付李逵你且躲在樹後待我入去見草堂前掛簾戴宗咳嗽一声只見婆子出來戴宗見那婆子蒼頭古貌雀髮童顏近前施礼曰老娘小可欲求見一清道人一而婆子曰

從師父下山之後我先來尋了一遍不遇宋公明哥上因去高唐州救柴進被知府高廉使妖法勝了兩陣无計可施只得叫小可同李逵來尋兄長因店中遇个老丈指引到此使李

官人高姓戴宗曰姓戴名宗從山東來此婆子曰孩儿出外雲遊不曾在家戴宗曰小可與他舊時相識要求見一面婆子曰委的不在家裡戴宗便辭出來对李逵曰今番用你去請他他再說不在你便打將起來不可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手李逵取出双斧插在膝下入門叫曰一清快出來婆子見了李逵先有些怕他便問曰大哥是誰李逵曰我是梁山泊人奉哥上將令來請公孫勝你教他出來佛眼相看若不出來放起火來把你家燒做白地婆子曰他出外雲遊未回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破一堵牆壁指着那婆子曰你不叫兒子出來我就殺了你那婆子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走出來曰不得无礼戴宗便來喝住李逵撒了板斧笑曰阿哥休怪若不如此你不肯出來公孫勝先扶娘入去却來邀戴宗李逵入靜室坐下問曰虧二位尋到此戴宗曰自

戴宗李逵遇一見清



李逵問曰那真人怎麼說戴宗曰他師父說教他休去李逵曰我兩個走了許多路尋見了他如今却放出這个屁來莫惹老命性起一隻手把那賊道直撞下山去戴宗喝住回到公孫勝家裡明日再去報告本師若肯放時便行李逵尋思倘明日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

上大事我只殺了那个老賊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同去當夜摸了双斧悄悄地開門乘月明摸上山來到紫虛觀前只見兩扇大門開了原來那真人先知躲避真身假將兩個葫芦化作行童侍立李逵騰地跳過牆去直至松崖軒前只听隔窗有人誦玉樞寶經李逵窺眼張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面燒炷好香点着屈烛李逵曰這賊道合該死了推開房門提起斧頭將羅真人腦後一斧劈倒在床流出白血李逵笑曰眼見得這賊道是童男真氣不曾有半点的紅血今番除了後患不愁公孫勝不去只見一个青衣童子攔住喝曰你殺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曰這小賊道也要吃我一板斧將頭砍下連夜奔回公孫勝家裡依然去睡天明公孫勝安排早膳相待戴宗曰再煩先生引我二人懇告真人李逵听了暗笑三人再上山來到松崖軒中見个童子公孫勝問曰真人何在童子答曰真人在雲床上養性李逵听了大驚三人入來看時見真人坐在雲

李逵黑夜私殺真人



孫勝家裡明日再去報告本師若肯放時便行李逵尋思倘明日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上大事我只殺了那个老賊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同去當夜摸了双斧悄悄地開門乘月明摸上山來到紫虛觀前只見兩扇大門開了原來那真人先知躲避真身假將兩個葫芦化作行童侍立李逵騰地跳過牆去直至松崖軒前只听隔窗有人誦玉樞寶經李逵窺眼張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面燒炷好香点着屈烛李逵曰這賊道合該死了推開房門提起斧頭將羅真人腦後一斧劈倒在床流出白血李逵笑曰眼見得這賊道是童男真氣不曾有半点的紅血今番除了後患不愁公孫勝不去只見一个青衣童子攔住喝曰你殺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曰這小賊道也要吃我一板斧將頭砍下連夜奔回公孫勝家裡依然去睡天明公孫勝安

排早膳相待戴宗曰再煩先生引我二人懇告真人李逵听了暗笑三人再上山來到松崖軒中見个童子公孫勝問曰真人何在童子答曰真人在雲床上養性李逵听了大驚三人入來看時見真人坐在雲

全象水許傳

第十一

十一

真入使法術戲李逵



真入曰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戴宗曰如此多感真入喚道童取三个手帕來  
三人至觀門外石岩上先取一个紅手帕鋪在石上叫公孫勝立于帕上真入把袖一拂  
喝声曰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騰空而起又鋪青手帕  
教戴宗立上喝声起那手帕化作一片青雲載起戴宗在半空中又把  
白手帕鋪上喚李逵踏上逵笑曰却不是要真入曰你見他二人麼李  
逵立在帕上真入喝声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雲飛將起去真入把手  
一招那青紅二雲平七墜將下來李逵在上面叫曰我也要撒屎尿你  
不着我下來我就淋頭撒下來真入曰我是出家之人你因何夜來越  
牆把斧劈我若是我无道德已被你殺了又殺我一个道童李逵曰不  
是我你敢錯認了真入笑曰你砍我兩個葫芦其心不善便教你吃些  
磨難把手一拂喝声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裡只見兩個黃巾  
力士押送李逵到蘄州後所屋前墜將下來府尹馬士弘正坐堂排列  
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落下一個黑大漢衆人大驚馬知府見了令左右  
拿下必是妖人教取法物來牢子將李逵細番在地把狗血屎尿澆下李逵曰我不是妖人  
是跟羅真人的伴當更人听了不敢傷他再押李逵到廝前吏人稟曰這蘄州羅真人是得

馬知府拷問黑旋風



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知府笑曰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啣手下把李逵  
打了五十要他供招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面大枷釘了押下牢裡李逵來到牢裡曰  
我是值日神將如何柳我明日教你這蘄州一城人俱死那押牢節級  
却知羅真人是活神仙却把酒肉來與李逵吃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  
換了衣裳李逵曰若還缺我酒肉我便走了教你受苦禁子只得奉承  
却說戴宗哀告真入求救李逵真入曰我知道這人是上界地煞之星爲  
自作孽吾安肯逆天壞他只是魔他一日我教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真  
人叫声力士安在就軒前起一陣風七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見稟告  
我師有何法旨真入曰差你押去蘄州的那人罪孽已滿你去牢裡取  
他回來力士声啞去了半時把李逵從空撒將下來李逵見真入磕頭  
拜曰鉄牛再不敢了真入曰你從今已後竭力扶助宋公明休生反心  
李逵拜曰逐一遵命戴宗曰你兩日那里去來李逵把落在牢裡事說  
了一編公孫勝曰師父用的黃巾力士有千員李逵曰你不早說免我  
做這般事戴宗再拜帳告曰小可來多日了望乞我師慈悲放公孫勝同去救宋哥七真入  
曰我本不與他今爲汝仗大義教他同去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听未知真入

上象水許傳

指教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入雲龍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救柴進

奉辭伐罪兮天兵 失時須將正道行 自謂魔君能破敵  
豈知正法更專精 存仁柴進還存命 死德高廉自殞生  
試把吳亡重檢點 西風搔首不勝情

羅真人傳囑公孫勝



上打得粉碎眾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來拿起那鎚曰使得甚麼好待老爹使一回典眾人看李逵使那爪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七放下面不改容那漢看了倒身便拜願求

李逵達鎮一遇見湯隆



大名李逵曰你在那裡住那漢曰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家裡坐下李逵看他屋裡却是个鐵匠心中尋思曰這人山寨裡正用得着便問曰漢子姓甚名誰那漢曰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在任身亡小人流落在此打鐵為生好使鎗棒因我渾身多麻点人都叫做金錢豹子敢問大哥高姓大名李逵曰我乃梁山泊好漢李逵兄在這里兇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做个頭領湯隆曰若得哥七不棄願隨鞭撻便拜李逵為兄後人讚湯隆詩曰

銅筋鐵骨身軀健 炉冶鎚鉗每用功  
原係延安知寨後 金錢豹子是湯隆

李逵曰既如此我師父在前面酒店等我我與你便行李逵直到酒店裡來見公孫勝引湯隆拜了細說結義一事三人一同飲酒還了酒錢望高唐州走不一日來見宋江等迎接禮罷李逵引湯隆參見眾頭領宋江交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吳用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曰今日出陣看敵軍如何我自有區處宋江傳令各寨引軍直抵高唐州城下來搖旗吶喊知府高廉所知宋江軍馬又到且喜箭鏑平復遂引三百神兵出城迎敵宋江出馬左右吳

晚  
軍江宋敵獸驅廉高



用右有公孫勝兩邊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那高廉出到陣前  
花榮挺鎗躍馬搦戰高廉問曰誰去拿此賊突出一員上將薛元輝使刀來迎閉不十合花  
榮詐敗元輝拍馬趕來花榮拈弓搭箭射中元輝下馬高廉見了大怒  
便取聚獸銅牌把劍敲動只見捲起一陣黃砂豺狼虎豹奔將出來公  
孫勝在馬上掣出一把松紋古定劍來指着敵軍口中念着密咒喝聲  
道疾只見一道火光射去那羣怪獸亂紛紛墜于陣前眾軍看時都是  
白紙剪的虎豹黃砂不起宋江驅軍一齊捲殺過去人亡馬倒高廉急  
引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木石打將來宋江鳴金  
回寨賞犒三軍次日分兵圍城攻打公孫勝對宋江吳用曰昨夜雖敗  
他一陣今日攻擊得緊那寨今夜必來劫寨可令眾將四面埋伏虛立  
寨柵只听霹靂响寨中火起伏兵殺出傳令已了收兵回寨大吹大擂  
飲酒天色將曉眾頭領暗七分撥埋伏已定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  
神兵各帶鐵葫芦內藏硫磺硝磺三更時分大開城門高廉當先殺奔  
前來作起妖法黑氣冲天狂風大作三百神兵各取火種點着葫芦口一聲胡哨齊响黑氣  
中間火光照身殺入寨來高阜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寨中起个霹靂只見那空寨中火起上

地落廉高破勝孫公



下通紅四面伏兵圍定三百神兵無路可出高廉單騎奔走入城高廉尋思數年學得法術  
不想今日被他破了只得使人求救修書一封去東昌冠州二處起兵接應差兩個統制官  
賞書開西門殺出去了宋江眾將却待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去便將  
計就計却使兩枝人馬詐作救兵于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接應乘勢  
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被擒矣宋江大喜即令戴宗去梁山泊另取  
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高廉在城中只望救兵到來宋城軍望見宋  
江陣中不戰自亂報知高廉即披掛上馬登城看時只見兩路軍馬喊  
殺連天冲奔前來高廉只說救軍到了大開城門殺出看見宋江引花  
榮秦明三騎望小路而走高廉便去追趕忽听得山坡後一声砲响左  
手下呂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馬冲將出來高廉奪路走時部下  
軍馬折其大半望見城上都是梁山泊旗号不見救應軍馬只得引敗  
兵投小路而走忽山後一彪人馬當先孫立攔住去路背後宋仝兩下  
夾攻高廉下馬步走上山四下裡步軍一齊趕上山去高廉口中密念  
神咒駕一片黑雲直上山去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將劍在馬上喝聲道疾將劍望空一  
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來雷橫趕上砍了首級却下山來宋江知殺了高廉引軍進高



李逵入井探救柴進



唐州城內傳下將令，休得傷殺百姓，出榜安民。且去年中救出柴大官人，尚有五十個重囚，尺數開枷釋放，數中不見柴大官人。宋江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却監着柴皇城、柴進、二家老小。在彼哭用曰：喚個禁子來問，有個稟曰：小人是當牢節級，姓蘭名仁。前日高廉所委監守柴進，但有吉凶可使下手。三日前高廉要取柴進施刑，小人不忍下手，回報已死。知府差人看視，小人恐見罪責，昨日引去後面枯井，邊開枷，放落井中，不知存亡。宋江隨即教蘭仁引去枯井，邊望時，底下黑洞洞的，約有八九丈深。宋江哭曰：柴大官，想是沒了，誰敢下去探視？李逵曰：我下去。宋江曰：當初是你送他，今日正宜報本。吳用教取一个大蓆，把索子縛定，索上縛兩個銅鈴。李逵坐在蓆裡，放下井去，漸到底下。李逵出來，去井底摸着衣服，叫一聲柴大官，那里見動，把手摸時，只覓口內微一聲。李逵曰：謝天地，还有些氣，卽抱在蓆裡，搖動銅鈴，眾人扯將上來，看了大喜。宋江見柴進頭破額傷，雙腿打爛，兩眼畧開。宋江看了，甚是淒慘，忙請良醫調治。李逵在底下喊叫：宋江听得急，叫放蓆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上面曰：你也不叫放蓆下來接我。宋江曰：我們只顧看柴大官，因此忘了。休怪宋江教眾人扛扶柴進上車，先把兩家老小，令李逵雷橫護

高俅領呼延灼見帝



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老小，四十口處斬。將家私府庫財帛倉廩糧米，尺數裝載上山。宋江引諸將離了高唐州，經過州縣，秋毫無犯，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謝晁宋二公，并眾頭領晁蓋教另造一所宅宇，與柴進家小安歇。寨中作慶賀筵席，却說東昌寇州二處，已知殺了高廉，失陷城池，寫表申奏朝廷。高太尉奏知道，君皇帝天子聞奏，大驚，隨卽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勦捕。高太尉奏曰：量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保一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孫呼延灼，使兩條鉄鞭，有万夫不當之勇，見受汝寧郡都統制，此人可以收捕梁山泊賊寇。天子准奏，聖旨差官賞詔前往汝寧郡，宣呼延灼來，參高太尉。禮畢，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雪色馬一疋，日行千里。呼延灼謝恩，出朝隨高太尉至帥府，商議起兵。呼延灼曰：稟知恩相，下官久聞梁山泊賊寇兵多將廣，不可輕敵。願保二將為先鋒，高太尉問曰：公所保何人？直教宛子城重添羽翼，梁山泊大破官軍，功名未遂，凌烟閣姓字先登。聚義

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高太尉與三路兵 呼延灼擺運環馬

軍官敵迎將調宋晁



幼穉父母去鄉邦 鐵馬金戈入戰場 截髮為繩穿斷骨 扯 作帶裹金鎗  
腹飢嘗把人心食 口渴曾將虜血嘗 四海太平無事日 青銅愁見髮如霜

在後左軍五將朱全雷橫穆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將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兄弟駕艇接應李逵楊林分步軍兩路埋伏救應調撥已定前軍秦明人馬下

明秦戰大馬出滔韓



山次日排成陣勢兩陣對圓三通鼓角鳴起宋江隊裡秦明出陣馬上橫看狼牙棒望對陣門旗開處韓滔出馬怎生模樣評曰

韜畧傳家遠 胸襟志氣高 解橫木木棚 愛着錦征袍  
平地能擒虎 逞空慣射鵰 陳州團練使 百勝將韓滔  
先鋒韓滔橫槊立馬罵曰天兵到此不思早降敢來尋死秦明也不打  
話奔起狼牙棒直取韓滔兩個戰了二十餘合韓滔力怯背後主將呼  
延灼已到從中軍奔起雙鞭到陣秦明欲待來戰第二撥林冲已到兩  
個開到五十合不分勝敗忽第三撥花榮軍已到呼延灼後軍也到天  
目將軍彭玘揮刀出馬怎見得彭玘英雄有詩為証  
兩眼露光芒 声雄性氣剛 刀橫三尺雪 甲耀九秋霜  
陣前斬首將 爭先出戰場 人稱大目將 彭玘最高強

歇看我捉這賊花榮勒馬立住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軍馬陣前孫立看一丈青  
彭玘兩個戰到二十餘合一丈青回馬便走彭玘要立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按下双刀取

一丈青揮索捉彭



出紅練套索望空一撇彭玘措手不及拖下馬來孫立喝叫眾兵向前把彭玘綁了呼延灼  
看見大怒向前來戰一丈青拍馬來迎兩個開到十合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尋思曰這個  
潑賤到有手段賣個破綻放一丈青趕將入來呼延灼看他來得近提  
透銅鞭望一丈青頂門打來一丈青眼快把刀一隔那鞭正打在刀口  
上錚地一声响火光逆散一丈青回馬便走呼延灼拍馬趕來孫  
挺鎗迎住背後宋江人馬已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跑馬回山坡去了宋  
江見捉了彭玘大喜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兩個都使銅鞭更又  
一舡打扮二將在陣上左盤右旋開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看了  
歡喜不已後面韓滔尽起軍馬向前廝殺宋江將鞭梢一指十個頭領  
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呼延灼收轉  
本部軍馬陣裡都是連環甲馬上帶甲只露得四蹄落地人掛鉄甲只  
露出眼睛宋江陣上射數箭去那鉄甲都護了身鉄甲軍拈弓箭對面  
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教鳴金收軍呼延灼亦退二十里下寨宋  
江便拜彭玘連忙答禮曰小子被擒理合就死將軍何故以賓禮待我宋江曰某非无怨容

江山西下寨方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主而坐宋  
江便拜彭玘連忙答禮曰小子被擒理合就死將軍何故以賓禮待我宋江曰某非无怨容

宋江義釋彭玘綁縛



身暫依水泊叔時避難今朝廷委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鎖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  
交鋒快犯虎威望乞恕罪彭玘曰久聞將軍仗義行仁今日果然多蒙存留微命宋江曰某  
非只待聖主寬恩降赦招安那時指生報國万死不辞就使人送彭玘  
上大寨與晁天王相見計議軍情却說呼延灼傳令教三千鉄甲馬軍  
一排擺開每三十疋一排却把鉄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  
鎗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五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接應次日天曉出戰  
宋江將馬軍分作五隊前後十將馬軍簇擁而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  
當先與呼延灼交戰只見對陣吶喊並不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教  
後軍退拍馬直到陣前窺望只見對陣連珠炮响一千步軍分作兩下  
放出三隊連環馬直冲將來兩边弓箭亂射中間尽是長鎗宋江大驚  
急令眾軍施放弓箭抵敵不住每一隊三十疋馬一齊炮發連環馬軍  
漫山遍野直撞將來五隊軍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飛馬便走十  
將擁護而行背後一隊連環馬軍趕來却得楊林李逵伏兵殺出救得

宋江走至湖邊李俊張橫張順三阮水軍頭領擺下戰艦接應宋江等上船那連環馬趕到  
水边乱箭射來慌忙把艇掉開到金沙灘頭尽行上岸就水寨点視人馬折其大半只見石

凌振見主將呼延灼



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逃命上山報曰步軍冲散將來把店屋平拆去了宋江抚慰計点眾頭領中前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軍校中傷斃前者不計其數宋江尽教上山

養病呼延灼大獲全勝賞犒三軍差人往京師報捷高大尉听報心中大喜次日奏聞天子龍顏大悅勅賜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錢十萬貫差官賚去行賞賞軍呼延灼韓滔聞知天使至迎接到寨謝恩分俵賞賜置酒款待天使呼延灼曰只恨四面是水无路可通遙觀寨柵除非火炮飛打以燒賊巢久聞東京有个炮手凌振号作轟天雷善造火炮能去四五十里石砲落处天崩地陷更兼此人武藝精熟若得天使回京于太尉前說知此事急急此人來相助克日可收賊巢天使應允

辭別回京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炮手凌振助敵高太尉即差人去甲仗庫請副使炮手凌振到府此人祖貫燕陵人氏有詩讚曰  
火炮落時城郭碎  
烟雲散处鬼神愁  
轟天雷起馳風炮  
凌振揚名四海州

凌振參見高太尉受了行軍統領之職便教登程把應用烟火藥料就做下諸色火炮裝載上車取路投梁山泊來到行營參見主將呼延灼先鋒韓滔便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險峻

吳用定計破凌振



去處安排三拜砲攻打第一是風火炮第二是金幹砲第三是子母砲在水邊豎起砲架准備宋江正在寨內和吳用計議破陣之策細作探來報曰東吳新差炮子凌振今在水邊豎

立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柵吳用曰這不妨我山寨四邊皆是水泊死子城離水又遠縱有飛天炮如何打得到城邊且弄小寨着他施放宋江弃了小寨上閔晁蓋公孫勝動問未畢听得山下炮响放了三个火炮两个打在水裡一个打在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愈悶眾頭領皆失色吳用曰先捉此人方可破敵即今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艇如此行事岸上宋全如此接應分作兩隊李俊張橫帶了五十隻快艇從芦葦深處探路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隻小艇接應李俊張橫便去炮架邊吶喊把炮架推倒軍校慌忙報知凌振披掛鎗鎗上馬引一千餘人趕來李俊張橫便走凌振趕至芦葦邊看擺下四十隻小艇見李俊張橫跳在艇上凌振人馬趕到泊邊李俊張橫跳入水裡去了凌振人馬便來搶艇奪得許多艇隻凌振教軍士尽數上艇便殺過去艇到波心只見岸上宋全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鑽起三百水軍尽把艇尾舵拔了水都滾入艇來凌振急待回艇艇尾舵槽已遭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鑽出兩個頭

阮小二水裡捉吳



領把船只一按仰合轉來凌振却被番下水裡去了被阮小二撈住直抱到對岸來便把索子綁了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三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內有逃得性命報知呼延灼領軍趕來船已過鴨嘴灘去了只得引人馬回寨宋江所知捉了凌振便同蒲寨頭領下關迎接見了凌振親解其縛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寨見了彭玘已做頭領凌振閉口无言彭玘勸曰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專拏安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凌振曰小可在此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必遭誅戮宋江曰但請放心即日取來與統領凌振拜謝晁蓋令設筵席慶賀遂商議破連環甲馬之策只見湯隆曰小子才願獻一計除是這賊軍器有一个哥子可以破得吳用問曰賢弟你令兄是誰畢竟湯隆說出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宋江見了凌振心裏大喜因呼吳用為吳用弟吳用曰吳用弟你令兄是誰畢竟湯隆說出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吳用差時遷往東京



新刻全像水滸志傳卷之十一

第五十二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鴈翅鎧甲人稀見 懸在高梁未易圖 晝夜便施搗搗手 潛行不畏虎狼徒 河傾斗落三更後 燭滅燈殘半夜初 神物竊來如拾芥 前身只恐是干盧

却說湯隆對眾頭領曰若要破連環甲馬須用鈎鑷鎗祖傳有盈樣在此我有个姑舅哥子在東京做金鎗教師徐寧會使鈎鑷鎗他先祖留下一副鴈翎砌就圈金甲披在身上刀劍箭矢不能透入喚做賽唐捏這副甲皮匣盛着掛在房中梁上若是得他這副甲來不怕他不來這里吳用曰若是如此即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應曰小人就去湯隆曰你盜甲來我便上山與宋江附耳曰如此宋江喚楊林去穎川取彭玘老小楊雄和薛永往東京取凌振老小李雲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湯隆打造鈎鑷鎗又令戴宗去探听小消息却說時遷來到東京投店安

下次日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曰入得班家門裡朱紅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裡先看前門次看後門一帶高牆兩座樓屋時遷看了等到晚間看見土地廟